



四十五式

Robert H. Lowie  
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29.

文 明 与 野 蛮

Wenming Yu Yeman

[美] 罗伯特·路威著

吕 叔 湘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185,000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数 090,401—100,500

定价 11.80 元

ISBN 7-108-00775-4/K·158

## 原 序

在这本谈人类文明的书里，我尽力求正确而又易解。除地质学上的 Pleistocene (更新世) 一字无他字可代只能照用外，我想专门术语可说是完全没有。

从事写作时，我特别请非专门研究人类学的朋友们来批评——朋友太多，难于尽举姓氏。赐我以可贵的批评并审阅本书大部者，有我的妹妹 Miss Rosa Lowie 和我的朋友 Misses Suzanne and Radiana Pasmore, Mrs. Mary Ellen Scott Washburn, Mrs. A. Issacs, Miss Marietta Voorhees, Mr. Donald Clark, Prof. Fredèrick E. Breithut, Prof. J. S. Schapiro 诸君，于此致谢。Mrs. Gladys Franzen 指点我去参考 Alfred Franklin 关于法国文化史的著作，感激之忱，非言可喻。Prof. Erasmo Buceta 指示许多隐晦的西班牙文史料，我同样感谢他的高谊。

本书的人类学方面的审阅人是 Prof. and Mrs. A. L. Kroeber, Drs. E. C. Parsons, Erna Gunther, Ruth Benedict, M. Mead, Dr. and Mrs. Jaime de Angulo, Dr. C. D. Forde, 他们耐心审订，且赐以可贵之意见，谨于此鸣谢。

我还得谢谢 The American Mercury 许我将原来发表在那个杂志上的材料重印在“教育”与“医药与卫生”两章里。

细心的读者会看得出，我评论诺迭克人种的话只是为人种崇拜的信徒而发。我既不相信真有所谓诺迭克人种，我就不会对它怀持成见。反之，斯堪的那维亚的文化始终为我所景慕。我觉得生平没有比在瑞典和挪威旅行时更愉快的时候，我是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协会的会员，也是加州大学的斯堪的那维亚会的多年老会员。正为这个缘故，我觉得今天的真正诺迭克人应该留神那些“朋友们”，他们怀着满腹诡计，却用拥护诺迭克人的宣传来掩饰，同时却嘲笑斯堪的那维亚人，说他们不幸已成为文明民族。

罗伯特·路威

一九二九，加州，柏克立。

## 译者序

一九三一年春天看见周作人在一篇随笔里提起路威教授这本新著，过后不久便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买到最后的一本存书。夏天多雨，不能乱跑，而又凉爽，颇思弄笔，惭愧自己不会“创作”，便把这本书翻译几章。秋后奔走衣食，忽南忽北，时亦偷闲续笔。终于在今年年初完成了这件小工作。

原书名 *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1929)。著者 Robert Heinrich Lowie，一八八三年生于维也纳，十岁时迁居美国，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从 Boas 教授治人类学，一九〇八年受博士学位，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院为人类学组研究员，一九二一年起任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他的专门研究是平原区印第安人，在这方面，有不少专刊；此外著有《文化与民族学》(一九一七)，《初民社会》(一九二〇)，《初民宗教》(一九二四)，《国家之起源》(一九二七)等书。

诚如作者原序所说，本书是为非专门研究人类学的人而写的，所以不足以代表作者在他的专门园地里的成就和主张，可是以文章而论，可说是所著诸书中最可喜的一本

了。他从吃饭穿衣说到弹琴写字，从中亚土人一分钟捉八十九个虱子说到法国国王坐在马桶上见客，从马赛伊人拿太太敬客说到巴黎医院里活人和死人睡一床，可说上下古今，无一不谈，而又无谈不妙。他决不板起面孔来教训，也不引经据典来辩论，他只罗列逸趣横生然而确凿无疑的事实来给你看，叫你自然心悦诚服。

本书阐明文明的历史，着眼在全人类的贡献，以破除“文明人”之自大狂为主旨。对于自命为天之骄子的白种人，特别是他们里头的种族主义者，抨击不遗余力，第四章可说完全是和他们作战。此外又在许多处所指给我们看，文明人的“文明”和野蛮人的“野蛮”往往很难分别高下。随便引两句：“假发当然是要拍粉的……在几十万英国人和法国人饿得要死的时候，大量的面粉浪费在假发拍粉上。然而哲学家还象煞有介事的讨论野蛮人的无远虑。”（第十章）“他们（印第安人）里头的非法性交当然要比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里头多些；可是倘若我们把欧洲乡间的风俗和城市中的卖淫加在里头算，那就印第安人或许还要显得规矩些。”（第十三章）“现在我们的重要些的城市无不拥有大量的警察，然而纽约和芝加哥的盗案还是层出不穷，匪党以机关枪自卫，才不怕你的警察……让我们再回到克洛印第安人。他们没有牢狱，没有法官，也没有具强制力的警察，居然能很和睦地过活。”（第十五章）“争斗与口角，憎恶与虐害，在他们（格林兰人）里面几乎绝迹，他们看见我们的水手打架，他们说，这些人好象忘记自己是人了。他们

又说，那些军官鞭打水手，是不拿他们当人，简直是拿他们当狗。”(第二十三章)这样的例子书中随处可见。

同时著者给我们提示文明之真实历史。他告诉我们，人类是既笨且懒的，在文明的进步上无所谓“必然”。“守旧”是人类的本性：佛伊哥人赤身露体在冰天雪地里挨冻；罗马人有整洁的城市，而十七世纪的柏林市民在大街上养猪。“文字的历史是人类的愚蠢的冷酷注脚……自始至终，人类在胡乱摸索，倔强的骡子似的咬住不合用的方法不肯放。”“机会”占很大的力量：望远镜最初是当作儿童的玩具；火药最初用来放烟火；裸麦初入欧洲，当它是一种无用的莠草，山地居民偶然发现它能耐严寒，人类的食粮便又添一种，“文化就这样偷偷的打后门溜了进来，它生来爱这一套。”

其次，著者告诉我们，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转借”(borrowing)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欧洲的拼音字母的始创者是尼罗河上的埃及人，经过了菲尼基人的手传到希腊，希腊人加了一番改造又传给罗马人，罗马人又稍稍修改，才成为现在西欧通行的一式。现在举世通行的数字系统的发明者是印度人，而把它传进欧洲的却是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在这以前，连那聪明的希腊人也“没有零的符号，也不用定位法记数。因此很简单的算术，给他们演算起来就麻烦不堪。”另一佳例是瓷器的发明。中国很古便有手制陶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后，埃及人发明的陶轮从近东传来；汉朝的时候，中国人的制陶术上又加上另一西洋（也是埃及来的）花样——涂

釉。但是他们不是纯粹的模仿者，他们创造出一样新东西——真正的白瓷。“从外国采取一种有用的意思，这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所有复杂的文化都是这样东挪西借地建立起来的，象中国文化那样借用了外来的花样因而激起创造的努力者，往往产生惊人的结果。”当然，只有不长进的民族才不肯向人家学习！

所以，路威教授要我们屏除种族的和时代的自大心，用远大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全史。他要我们知道，陆地交通上的“真正划时代的发明不是一分钟一英里的火车。先陶器时代的徒步旅行之改良（始穿鞋），陶器时代人之始用牲口，铜器时代人之发明车轮——这些发明使后来的一切发明相形见绌。”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尽管有土壤化学和畜牧学，我们没有能在古代文化传给我们的农作物和家畜之外增加一个重要的新种。”他要我们敬重那些奠定我们的文化的基础的先民。同时他又叮嘱我们千万要把那浅薄的乐观主义放弃，他说，“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也永远不会成为自然的主人……我们轻轻巧巧夸口征服自然，其实自然已经定下界限，叫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且，先民虽然造就了一些文化，却“在这宝贵的遗产里掺杂了许多渣滓……后世子孙学会了琢石为刀，也学会了用刀截指以服丧或祀神。火器杀禽兽也杀人类。君主立法以治国，也制刑以残民。”总之，人类是愚蠢的，过去既是如此，谁能担保他将来只做聪明事？

天知道，人类需要多几个这样的净臣！



致谢友人杨人榭君和浦江清君，这个译本几度中断，倘非他们鼓励，大致不会续成的。

吕叔湘

一九三二年，四月。

##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	1
第二章	回顾	6
第三章	地理	16
第四章	遗传(种族)	22
第五章	饮食	31
第六章	饮食礼节	45
第七章	火与烹饪	51
第八章	畜牧与农艺	57
第九章	居室	66
第十章	衣服与时装	78
第十一章	工艺与行业	88
第十二章	行旅与运输	113
第十三章	男女与婚姻	121
第十四章	家族	132
第十五章	氏族与国家	147
第十六章	声望与礼节	159
第十七章	教育	166
第十八章	文字	177

第十九章	艺术	185
第二十章	宗教	215
第二十一章	医药与卫生	236
第二十二章	科学	262
第二十三章	进步	290



# 文明与野蛮

罗伯特·路威著

吕叔湘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指点东西用食指，这要是顶自然的了吧？这又不然。许多印第安人只努努嘴，决不抬手。还有，孩子九个月断奶的办法，也不见得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在东非洲土人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那华荷人(Navaho)里面，四五岁的孩子还会跑到他妈的身边去吃奶。

总而言之，要追究明白某种思想或风俗是天性呢还是习惯，只有一个办法，经验；所谓经验，并不单单指我们一城一州或一国里的经验，也不单是整个西方文明里的经验，要行遍天下，到处考查过了，这才当得经验二字。

大凡人们一举一动，一言一念，所以如此而不如彼，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因为他们生在若干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里面，无论是家庭，是教会，是党派，是国家，既然生在那里，思想行动便跟那里面的人学来了。每个新出世的单位都非发明一些独有的玩意儿，特别的徽章和歌词之类不可。否则怎样和其他团体区别呢？拿美国大学里面的兄弟会打比，各会有各会的希腊字母做名称，有特别的别针，有独一无二的捉弄新学生的方法，这就构成它们的个性。每个人都隶属好几个这样的社会群，拿哲学的眼光看，有的重要，有的平常。可是每个群体都发展出它的特异的思想行为的模式，而且新花样日积月累，层出不穷。因此，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一个人吃饭，恋爱，打架，信教的方式，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且和他的心理组成无关。我们只要把他放在新的环境里面，他立刻就会跟着用新的规则来玩这生活的老把戏。

美国的黑人不说班图话(Bantu)或苏丹话(Sudanese),说的是英语;他不拜祷他的祖宗的鬼魂,却坐在浸礼会会堂里面听讲道。甚至,无需改变住处,标准也会改变。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和克伦威尔执政时代的英国之间,那差异你看有多大!或者就近些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和我们父亲那一代差多远!三十年前,美国女子长裙曳地,不说腿而说“肢”,大家都知道,此刻她们不存这些心眼儿了。

凡是一个人这样从他的社会群体里面得来的东西,统叫做它的“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跟伙伴学,是人类的特性;尽管是最高等的猿类,也没有那么一回事。丢一根香蕉在黑猩猩的笼子外面,不让他够得着,他要那香蕉,心一急,也会打主意。倘若手头有几根竹竿,它会把它们接成长竿子,把香蕉钩到手。它做了一宗发明——正是文明的原料。倘若它的邻居会摹仿它,倘若它把这玩意儿教给子孙,它们又传给它们的子孙,那黑猩猩便走上了到文化之路了。但是它们不干这一套。人说猢猻最会学样,其实不然,那位发明家才不管它的好主意传世不传世。猢猻之所以为猢猻,所以老在文化的边界上徘徊而永远不走进去,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有好多东西黑猩猩传给它的后代,可是经由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黑猩猩生来有突出的犬齿,决不会因所处的群体而改样;我们尽管逃出人群住到猢猻国里面去,也不用想长出那样的犬齿来。人类和猿类的遗传不一样。公母俩黑猩猩交媾的时候,两个生殖细胞联合起来造成一个

新黑猩猩，那个细胞里面早就含有生长突出犬齿的小质点。人类的生殖细胞里面没有这个质点，所以人类的犬齿不突出。

人和猿一样，无数的性质都是这样得来的。刚才说过的这位美国黑人尽管是一个浸礼会会友和一个共和党党员，他的面孔不会变白，他的头发不会不蜷结。他可以拚命用治头发的药涂搽，使它长得美观，可是他的儿子生下来，头发蜷结如故。哥伦比亚河一带的印第安人不喜欢他们头颅的天然形式，便把摇篮里的孩子的额角尽量揉平。但是仍然非一个一个揉，一代一代揉不可。黑猩猩没有文化，研究起来比较容易，人类可不这样简单，遗传的性质以外还有社会的性质，研究起来便有许多麻烦问题是研究黑猩猩时不用管的。究竟哪些性质是人人生而有之，用以和禽兽区别，哪些性质是有生以后所得，为社会所决定的呢？那些生而有之的性质里面是不是有几种仅为特殊民族如非洲黑人或北欧人所独有呢？群体行为根据着社会的习惯，难道把社会习俗除净了就不能剩个一丝一毫为遗传所决定吗？假使把一个非洲的村庄一下搬进伯利克里斯 (Pericles) 时代的雅典城，它是不是也会产生大哲学家，大雕刻家，大诗人的呢？还是黑人的努力，的确有一个极限，因为黑人的生殖细胞里面缺少某种成分，而希腊人却有这种成分，并且在交媾的时候世代相传呢？本书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古今中外的文化会有如此纷繁的变异，这自然要费一番解说。为什么西伯利亚的游牧人喝牛奶，安居的中国人不

喝呢？为什么印度出土的太古器具会这样酷肖远隔万里的西班牙出土的呢？什么东西叫现代的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和印第安人时代的生活如此大不相同的呢？为什么公元后一五〇〇年的秘鲁人没有铁器而埃及人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便已经有了呢？为什么日本人摹仿我们的科学，摹仿我们的实业，但是在基督教事业上便止步不前呢？为什么阿尔德·赫胥黎(Aldous Huxley)写的小说会吓坏他的大胆的祖父<sup>①</sup>，比那老头子拥护达尔文的言论震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还要加倍厉害呢？这只是无数难题里面的几个罢了。这里面有几个能得到解答。

---

① 阿尔德·赫胥黎是有名的《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孙子，现代有名的小说家。



## 第二章 回 顾

文化怎样开始的？决不会发轫于一个天才的灵感。我们的黑猩猩有点儿天才，可是它的朋友不能领会新思想，不能学样，所以它的聪明才智在文化上毫无结果。人类的怪物也许能发明叫他自己踌躇满志的玩意儿，然而除非他的观客能接受，能将他的使命传给后世，他未免白白的忙碌一场。所以，文化要能成形，非那明星主角一上场便有好配角帮忙不可。

象这样的合作好戏，第一出在什么时候上演的，我们不能估定一个日期呢？地质学给我们一点端倪。有人发见有些器具和某种动物的骨殖在一处，这些动物在地质学家所谓全新世(Recent period)即最近一万年之内已经绝种。那么，那些器具的年纪也就在一万年以上，也就要属于所谓更新世(Pleistocene period 又译下第四纪)，在那个时代，气候，动物，植物全和现在大不相同。举个例，撒哈拉沙漠里面有好些地方，现在没有人类能在里面生活。可是就在那些地方出土的器具已有好几百件，还有许多动物的骨骼，那些动物有的已经跑到南方去，有的已经绝了种。可见从前人类和兽类都还能在那儿过活，那时候的北非洲雨量正